

卷
施
閣
集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七

陽湖洪亮吉著

上石經館總裁書

亮吉頓首肅啓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

諭旨辦理石經并

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爲底本鴻都門側建立百碑務
本坊南書從一體雲臺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
篇冠于碑首士生今日千載一時又欣值執事以上褒之
尊嚴領羣經之問答總司秘籍董率羣賢此則鸞臺鳳閣
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本日復派亮吉
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聃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問何

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

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流傳將貽萬古是必博稽羣
籍參以昔賢訂蜀宋之叢殘校漢唐之昔誤其體則括一
字二字三字爰定厥中其字則準大經中經小經俾分其
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
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
天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書尤慙無任竊
見兩年之限校讎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
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計于石經
一事不爲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車壯入咸秦之節署于學
士則贊成其事

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立石經

于侍郎則助校其

訛乾隆五十年陝西巡撫畢沅貢先儒之庶庠京兆之叢

詒恭拓唐開成石經進呈

碑從好古之家識熹平之殘字南仲篆書搜于覈學光堯
御筆拓自錢塘每有遺文悉歸瀏覽又況書編隸釋仿自
先臣閣建蓬萊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厠身祕閣
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于無負輒不
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尚祈執事于機務
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采擇雖義難徧及而
餘庶類推倘可施行乞頒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旣誤以經而
作注儀禮下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
左傳上天降灾四十二字又并非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釋朱公三字當在外
釋不志之上尚書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誤移大告武
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乃脫來論語賜也賢乎
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
年淇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
者酈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
禮之文不配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
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之類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尚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愠三字而貢父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實解之實誤爲賓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而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从草孟子饑字凡六見而無饑之饑獨作幾句踐之句並从口而間亦作厶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从二日憾有兩心添木爲榭加草干臧卽且之側从虫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

他若本之爲本暴之仵暴磷堯之在魯論飴苾之留孟子更爲別字之尤又屬全文當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祧初从濯風詩則祊本爲繫大易陰凝叔重尚知其俗春秋衿服當陽已改爲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菁訛爲葳幸有賈逵之注可證說文憑誤爲漣倘非鴻烈之編誰明古義此上二端並宜裁定

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左傳締焚之當作郤是也

一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拖地皆論語施紳之別字

與其从拖不若从陸氏之拙爲得濱濱皆顛之或文與其作濱不若从廣雅之濱爲是

一經不可改从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作慊而近刻卽改爲慊周禮九嬪贊王杜子春王讀爲玉而各本依改爲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个臣之類移从公羊傳作一介爲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取之字今改从左傳本作伯堅爲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也左傳僖廿八年齊侯二字以上文而誤重論語子路章輕裘二字因下章而

竄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臯乃从非漢戒羣臣對初
離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爲雒表金刀之讖易處
者之留爲劉以迄新莽疊文之誤開元頗字之訛字苑
出而影始从彡草書行而修訛从羽繼之作綈城之作
圻匡之仝匡桓之作栢之類旣事隔于數朝悉當从乎
釐正

一漢石經有急宜从者子游之爲子旂石磻之爲石磻大
易先心之文尚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畧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尚書視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
氣餒以取之之餒作炎風詩襪矣不誤从禾論語德衰

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于干不辨專專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從有不可從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堯始準宣和之詔復易陂而作頗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讎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臺岳氏之編本留淳化與閩本以兼行堂號永懷較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

一字當以說文爲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覲字則覲當从繫傳本作儼舊文無晒字則晒當从淳化本作𣎵以及份份之在論語增增之在風詩此急宜從者也

至若文馬之爲媽馬戚施之作𩚑𩚑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从古字又況蒔之誤葢麗之从麓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爲據而錄取亦當鑒別者如論語襁負之作緦負易輦帶之爲輦帶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本又況尚書一冊宋人之補釋爲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此上凡廿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正之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晉涵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尚書正義稱鄭

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

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孔穎達尚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

陳謬

皆此酈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

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
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
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道元注
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
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典祇標魯
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
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
大別蓋其時去漢尚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

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姑設疑詞以啟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于江水下引地說云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繹傳文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

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已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别小别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别旣在安豐則小别在今光黃之間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漢在五百里以外又

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鄆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檨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檨山也檨柏聲同則柏舉或卽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

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柏舉下卽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澗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澗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

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下又云敗
諸雍澐禹貢云過三澐至于大別鄭注三澐水名在江夏
竟陵之界今澐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南流入天門縣
爲汭水雍澐或取雍遏之義與汭水有死汭之稱同又吉甫
爲岳州巴陵縣南十一里之澐湖足下于澐反入下正義
取之無論近舍禹貢遠取唐賢今考巴陵又在荊州府東
南四五百里又隔大江吳欲至郢必不反越郢而遠詣巴
陵司馬自息還敗吳師于此司馬必不舍國都而遠趨江
外其種種謬誤殊不足辯又澐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
水實沉湘澐汭之餘波非河水決出而復入者足下欲明
雅訓而反引此以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
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戰及郢也
傳文及字甚明斷無
越郢而反至巴陵之
理傳又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澐雍澐正在
息及郢之中道里適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

滋而後及大別吳師入郢則自東及西故旣至大別乃及
雍滋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千年疑竇一旦
豁如此九證也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杜預
釋地云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
此皆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杜之意蓋以春
秋時柏舉豫章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
今霍邱縣大別山所在矣杜得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
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詁經及著史之確
雖疑之者亦無心與之發明又按定公二年傳文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巢卽
今巢縣與霍邱此十證也傳文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皆在江北淮南
預注司馬至息聞楚敗故還息卽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

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
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吳師并毀淮汭之舟至此聞敗乃
反則大別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證也又司馬云我自後
擊之蓋吳師自淮汭舍舟西南趨子常濟漢擊之正出吳
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汭則出吳師之後一則當其
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
本名甌山隋立甌山縣取名于此強名爲小別亦始吉甫
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吳夫二
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卽此

別之山見于經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並不
言且杜預正以大別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驗
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且因此

小別之疑并識今內方之妄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
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今山在安陸府鍾
祥縣西南接荊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內方山亦始吉甫
至樂史遂據以爲禹貢內方矣尋其初不過泥漢水以強
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內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章隨
其竄易春秋諸地皆可強名若又信彼虛詞刪諸古義則
必宋唐以上絕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并乏淹通之士而
後可此十四證也總之後人之流傳因吉甫之附會吉甫
之附會成于杜預之致疑然預之咎尚可解釋者預注云
二別在江夏界今考晉初江夏郡尚兼今信陽羅山諸州
縣界則與京相璠在漢東之說尚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

釋地而尚不知郢在漢南吳來淮汭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強名乃有移山之術予故謂小顏注史反汭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足下于經甚深所爲爾雅正義必傳無疑而乃云殷時荊州以漢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于豫州蒙竊有疑敢獻其惑夫僕願學于足下者也昔者鄭君一志有張逸之更端孟郊七篇喜屋廬之得閒況僕之與足下乎又漢水以南皆屬荊州云云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今別陳漢水釋一篇正之左右幸皆有以教之

附漢水釋

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

谷如涓云此方人名漢水爲沔水今按漢書地理志武

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與水經所

言出東狼谷同是沮水卽漢水又名沔水也今畧陽縣

東南畧陽本漢武都郡沮縣地今沔縣西至畧陽縣界四十里有大丙山左思蜀都

賦嘉魚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有魚穴二所

嘗以三月取之樂史云大丙山小丙山並在順政縣東

南七十里順政卽漢沮縣北有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爲丙穴

沮水經穴門而過或謂之大丙水又常璩華陽國志沔

陽有魚穴濁水出鮒是今之大丙山卽山海經之鮒魚

山也東狼谷當卽鮒魚山之別名或谷在山左近總之

漢水出鮒魚山西漢水出嶧冢山按底道漾水亦出嶧冢山或以兩嶧冢爲

疑不知實一山也以班志考之西漢水山嶓冢之西則漾水當在嶓冢東故至武都合沮亦有東漢水之目今氏道廢縣雖無可考然與西縣同禹貢及班固鄭康成屬隴西則相去必不甚遠可知

等所言皆各指一水並未嘗相背自魏收始誤以華陽郡嶓冢山爲漢水所出而後人如杜祐李吉甫等皆承其誤也又考班志沮水過郡五行四千里今以水經所過州郡核之五郡爲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若今之甯羌州爲漢廣漢郡葭萌縣地實爲西漢水所經東漢水卽沮水並不經其地按白水所入之漢爲西漢水班固云氏道縣白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而酈注則云白水于吐費城南東南流注西漢水是也班固西縣下云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此言西漢水至後人乃以州廣漢則白水入之非謂西漢水入白水也北之嶓冢山附會爲東漢水之源益見其誣矣至班志

與水經沮水及西漢水之外又別出氏道之漢名漾水
今考漾水至武都沮縣已合于沮漢禹貢嶓冢導漾東
流爲漢水經今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
沮縣爲漢而班志則云武都道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
沔今考氏道水卽漾水也東漢水卽沮水也二水合乃
有沔之名矣班志又云過江夏謂之江水入江而水經
云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明二水至江夏合爲
一故沔水又蒙夏水之稱矣劉澄之云夏水古文以爲
滄浪水與禹貢又東爲滄浪之水亦合又沮水卽東漢
水之一證也

又與邵編修辯爾雅斥山書

爾雅九府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山高誘注淮南王書及郭璞均不言所在今足下作正義稱隋書地理志及樂史太平寰宇記以爲斥山在今榮成縣南一百二十里今考隋志雖言文登縣有斥山然偶同其名不能定爲卽爾雅所指惟樂史始言卽爾雅之斥山樂史之于地理其疎誤足下所知也然則足下注殷商古制而僅據北宋單詞僕竊以爲過矣今敢據周禮爾雅爲足下陳之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爾雅惟以東方爲東北東北爲東方與職方畧異今考爾雅九州本屬殷制夫殷都河內故以沂山爲東北而以醫無閭爲東周都雍州故又以沂山爲正東而

醫無閭爲東北古圖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

禹蹟圖者尚屬賈耽相傳舊本今核二山所在以正兩代

之名旣無累黍之差益信立言之審此一證也職方氏九

州之山除五嶽外餘卽四鎮職方氏舉周制四極之內故

不及崑崙墟惟此與爾雅異

爾雅四荒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今西王母石室卽在

崑崙若常山卽今恒山爾雅恒山爲北嶽堯典宅朔方曰

幽都則北岳可名幽都之證故郭注亦曰幽都山名是也

餘七山則盡與爾雅同此二證也隋開皇十五年詔祠名

山大川以沂山爲東鎮醫無閭爲北鎮會稽爲南鎮霍山

爲西鎮是四鎮皆不出周禮職方及爾雅九府此三證也

四鎮之名周禮大司樂注與新唐書地理志所載不同周

禮注云四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而
唐志則云東沂山南會稽西吳山北醫無閭是西鎮有時
變遷而東沂絕無異說此四證也若云東北之美則周書
王會解孤竹距虛不令支元獫狁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注
云皆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獫狁白狐元獫則黑狐又
鹽鐵論燕齊之魚鹽旃裘蓋壤地旣連則珍奇易萃此不
特羽畎之貢載自堯時綾絹之徵詳于近代而黃羆墨狐
且與紫草紅藍而并著矣新唐書地理志青此五證也今
登州府榮成縣雖有斤山山旣辟小隋書地志僅有其名
外此則自漢迄唐皆無著錄必非爾雅九府之山至樂史
據不足據此六證也沂斤字隸書本近或省文作斤隸書

故不辭

又誤寫增、蓋沂山以沂水所出得名故山字可不从水

猶之沂山爲沂水所出濤山爲濤水所出後人省文亦止

作开山驚山此七證也爾雅旣屬殷制殷之九州爲冀豫

離荆揚兗徐幽營則九府係一州舉一山冀州霍山豫州

華山離州昆侖山昆侖山在今肅州西南禹貢雍州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又云厥貢惟球琳琅玕

荊州梁山揚州會稽山兗州岱岳徐州沂山幽州幽都山

晉太康地志幽州本以幽都得名營州醫無閭尚書疏云青州之境非止海畔而已堯時青州越海

而有遼東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禹貢又并營于青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故醫無閭

得在若謂今榮成縣南之斤山則與醫無閭同屬營州一

州舉二山而徐州反闕旣乖任土作貢之義又失辨方正

位之規聖哲立言不當如此此八証也況足下八山皆據

周禮職方及考工記獨東北斥山乃近據樂史而不信職方可乎又足下能別梁山之爲衡山而乃失之于此者則不察也僕近爲乾隆府廳州縣志雖于古人之外時有一得然卷帙旣廣訛舛實多海內故人多聞直諒如足下者亦僅見他日亦欲足下引繩披根是正缺失故敢先貢其愚幸不吝教我也

與孔檢討廣森論中牟書

承詢中牟所在昨客次口陳慙尚未悉敢畧布之閭百詩徵君著四書釋地于春秋戰國地理發明者甚多獨于中牟以爲真不可考余竊爲不然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卽今河南彰

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外
儲說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
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
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
都邯鄲是中牟又在趙邯鄲之東矣戰國齊策昔者趙氏
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
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
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暇日閱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
縣治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
湯陰縣有牟山卽疑中牟當在湯陰縣左近或以牟山得
名及見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孔子世

家佛肸爲中牟宰司馬貞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益信古今人所見如出一轍則中牟在今湯陰縣境內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五鹿城在城今元城縣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

解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定九年左傳晉軍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亦同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駰史記直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蕩陰之中牟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晉在衛之西北今蕩陰縣

正在滑縣等西北二百餘里爲衛入晉必由之道矣蓋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于經傳其見于經傳者皆湯陰境之中牟也吾又獨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最爲精審獨于河南郡中牟縣下原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唐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漯水則又未知何據敢并以質之足下至足下解春秋左傳桓公如夫人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曰夫已氏其說甚新而未敢遽信容再詳之并白

曾孫用勲校刊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八

陽湖洪亮吉著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

蓋聞方圓有象白臯成書流峙初形緣圖有記黃帝中經之外乃逮于九丘重華益地之餘聿聞夫禹貢周禮職方實係九州之志春秋內傳洵爲百國之書秦圖三六由四極而四荒漢郡百三乃一候而一尉由茲以降可得而言若夫斷代爲書建元表號則太康地記始有成規永初山川實標定目開元十道之記旣開吉甫之前元豐九域之書又繼元和而作若據茲見在以定厥歸則李相所編執衷斯在而其得失又可推焉夫爲地說者右圖左記旣屬

良模舉要撮凡斯歸至當故裴秀舉地官之職惟表川原
蕭何得御府之圖藉知阨塞必有資乎經國非欲助夫遊
觀乃今觀其所采則嚴光江岸莊子濠梁前詰釣遊有而
必錄此則郭象述征之記延之攬勝之編非地理之要也
昭仁等慈丹臺仙觀二宗創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
之經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劍徐
君之壠灑酒喬公之墟同係昔賢均堪憑弔然與其有詳
有畧何妨概屬闕如今則關中諸兆存班固而削馬遷江
左崇封登陶侃而芟下壺載籍並存無疑可闕而乃如此
者洵莫詳其用意焉又如周禮職方春秋國邑孟堅一志
文命一書洵海宇之權輿肇山川之名號必謂生年已後

無得而徵則疑者不言蓋衷諸聖今則春秋土地視杜預而尤踈禹貢方名較魏收而益誤前者旣不知所本則後者亦莫敢復承且其言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掇古而畧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旨哉斯言實皆自背夫大別小別各立其名內方外方強標其號以至天興一縣載二事而皆虛襄邑一區設兩言而亦誤此非尚古遠而失者乎五星升渚一聖名山石則陽翟婦人竹則霍山天使此非采謠俗而失者乎至于陵爲蛇骨水繫蛟潭陶侃則一龍作梭跖拔則七魚猶串馬融經學先表讀書之臺謝朓文人乃紀賦詩之所非飾州邦而敘人物乎孝童營冢烏口

先傷力士鑿山牛形遽變舒女化魚水聞歌而赴節思王
埋烏菟在冢而能呼非因邱墓而徵鬼神乎雖然責人斯
易考古良難安知今之所爲是者後之人不又叢責備也
要卽今所見以揆其所安則雷同附會者皆不敢而共聞
因革亦微具體裁焉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統以
三京爲圖二十昔則赤緊畿望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
數一準近圖戶口所憑要于今冊故城舊縣有則必書鑿
嶺開渠遠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
渚因水利而登編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畸人
逸士昔賢前聖之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四瀆圭璫之尊同
于牧伯故并列其祠外此而浮圖宮觀不與焉帝升王降

弓劍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詳其地外此卽聖賢冢墓亦不
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記都尉治所之意郵亭
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鄉聚之遺五金利用標所
出之山近監便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時出入而綴
以故名陂塘則記歷代廢興而并詳創始形勢所在非可
空言戰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名之可合于禹貢益名班書
左傳者疑則或闕徵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
微旨也我

國家膺圖百年闢地三萬東西視日過無雷咸鏡之方南
北建斗逾黎母呼孫之外光于唐漢遠過殷周然而大一
統之書

內三館所繪祕圖則流傳匪易鴻編則家有爲難非尋櫬括之方懼啓津涯之歎臣遭逢

聖世得預儒流四及計借再膺里選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窺全曾寫蘭臺之字粗知湛濁稍別方輿閱以歲年撰成此志卷裁五十慚管見之難周譜及八荒表盛朝之無外云爾

漢魏音序

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于周枏之爲耗梓慎言于魯又若王制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

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旨得矣許君爲說
文記字字各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
聲近之言則達嚴詁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
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卽
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
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人音聲清
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後人口語重則爲我
爲爾以及旄之讀爲繆閩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
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
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
遞降旣淆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攢齊秦之語反語出而

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于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爲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尚題漢南閣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

題漢涿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淆入誘注中者或本誘采用許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誘也今畧論之淮南王書輒其肘高誘注輒讀近茸急察言之又罾者扣舟高誘注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爲罾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尚多以是知許君之注有淆入誘者矣康成注易書詩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云是鄭德晉灼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按漢書高帝紀盱眙注鄭氏音煦怡武帝紀蛇邱注鄭氏蛇音移郊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而史記集解皆作鄭元漢書揚雄傳祛靈蠟注鄭氏祛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元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

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與注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裴駟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今考曲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櫬从木覿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櫬讀如涅从木熱省聲今考覿本可作聲不必從熱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今考裘求本一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旣專故

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句演贊前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闕逢執徐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三國疆域志序

陳壽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然如天文五行之類畧備沈約宋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經所補全錄晉書地理志本文卽見于沈志中者亦近而

不采他可知矣予自戊戌歲校四史畢卽有志於此留心
哀輯者二載然因有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
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
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卽不置錄是
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錯
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卽云出帝紀矣而荊州江夏
則南北並立蘄春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郡本末尤
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狄道兩國置壘鍾離遼道
空地不居臨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都郡立名則
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
越晉中闕三國不書彼傳信之體則然今旣欲補志則須

上詳郡縣與東漢異者若干下與西晉異者若干全據金
行旣謂以孫而定祖概徵炎運又嫌有昔而無今此四難
也沈約著宋書去三國不過二百祀當時冊籍輿圖諒存
祕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郡
顯背魏書蒙縣著文復乖漢志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
志可采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等
不過五六種而邱頭旌武一人而前後不同油口號公三
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壤旣分輿圖復窄州郡
之號類多遙領吳有犍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
土歸西國而名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
近而易混驟每不詳此七難也葭萌改漢壽之名則與屬

武陵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淆東京所無而西魏忽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難識革除之始此八難也陳壽史例最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著舊名新安新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采殊說始興未建作守者已有羊君東安未立臨郡者先推郭智作者旣視隄而不見閩者復貯心而不疑此九難也繼此九難遠閱千載沈約所據十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能稍參已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力旣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闕疑以待焉蓋地理之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俟考沈氏徵近世之壤每著存疑從事于此者當若是矣今大類倣宋書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

之地爭門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用郡國志例焉
其郡之未經分割者置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
及廢而復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汨
其實此裒輯之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
疑而闕者不皆散見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旣非爲
已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君子苟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
一史未竟之事則是書亦補三國志疆域者之權輿矣
東晉疆域志序

歷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舛者則惟晉史地理志乎
其爲志也惟詳太始太康而永嘉以後僅掇數語又不能
據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等書以爲準則故其志州也梁州

之建與王隱地道先後不同湘廣之分與沈約宋書多寡互異其志郡也北海則一方全脫濟岷則兩縣無徵其志縣也巴東無漢豐梁國無西華旣異晉初之疆理滎陽有陽武南郡有監利又非江左之輿圖雖分卷至四洵可謂本末倒置後先失據者焉然余以爲且無論其得失也卽其以永嘉爲斷亦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于江左則尚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又有甚者僑州郡縣之設始于東晉而僑州郡縣之與實土相混則莫若初唐卽以此書之外論之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南陵爲今甯國府南陵縣李賢注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爲今太平府當塗縣遂使方州之志郡國之書遇荆揚之士著皆疑并冀

之流人譜楚越之名區悉改燕秦之郡望喧客奪主以假亂真此則實土之與僑置不可不分者也然而志東晉實土之難也其時全得者不過荆揚及分建之湘江數州他若梁益則李氏僭于前譙縱王于後交廣則李遜踞其始盧循亂其終青徐則地不全屬兗豫則戶已半淪司州雖時置戍卒而僅服于德宗雍州則纔振兵威而卽亡于夏國其蹙境也始于咸和甚于甯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啓于義熙其朝南募北旋有旋亡者雖巧術不能算也至若志僑置之難也僑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僑縣至數百而皆不出荆揚二州之域東海一郡寄泊海虞而又移京口汝南諸縣僑留金水而又說塗

中襄垣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合肥主名乃改汝陰之客
號其他僑而不知所在者尚多輿地之記旣不克並徽州
縣之圖亦殊難盡信此則行迷路者多窮而理亂絲者易
紊也矣將謂沈志可據乎而新昌壽昌之縣合作一區軍
平軍安之名不知兩縣壽春重鎮而存沒不著于篇營陽
新建而懷穆互殊其說其他與紀傳舛錯者又時時而有
也又或謂晉書紀傳可據乎而甯境罷州旣顯殊于宋志
漢嘉改郡又互異于蜀書梁水之建亦傳紀之不同武甯
之分乃後先之各出蓋撰述者旣非一輩搜采者又非一
書無怪其虛實並陳始終不照矣暇日以晉書紀傳爲主
詳求沈約輔以魏收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虞預

臧榮緒謝靈運孫盛干寶諸人所著僅存于今者參之以
酈元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間采乎方書
凡兩閱歲而成其紀及于山川邑里鄉堡聚落臺殿宮閣
園林冢墓者非特仿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晉以來陸
機華延儔等數十輩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說見他書者懼
其復歸淪沒爰爲采掇之悉著于編庶藉羣賢之簡牘成
一代之掌故焉書成藏之篋笥者又十年乃序而付之梓
云爾

十六國疆域志序

十六國疆域志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者也然志十六
國之難則更難于東晉何則其竊據之久者不過數十年

少則止十數年劉曜續開之州郡既迥異于淵聰石虎晚
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甚者姚萇以馬牧起事故崇鎮
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芟郡縣之名盡歸
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縱欲指陳殊難畫一一也近時
崔鴻十六國春秋既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
中所錄尚屬當日舊書而簡畧特甚十止二三晉書載記
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二也當時霸史之見于隋唐經籍
志者有常璩漢之書十卷舊唐書作蜀李書九卷田融趙書十卷舊唐書
書作趙石王度二石傳二卷舊唐書作二石記又二石僞
事二卷舊唐書范亨燕書二十卷張詮南燕錄五卷王景
暉南燕錄六卷遊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高閭燕志十卷何

冲熙秦書八卷席惠明秦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

諮涼記八卷

舊唐書作十卷

劉景涼書十卷史喻歸西河記二卷

舊唐書作段龜龍誤

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

涼書十卷無名氏拓跋涼錄十卷劉景敦煌實錄十卷和

苞漢趙記十卷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諸國畧記二

卷永嘉後纂年紀一卷段業傳一卷南宋時已漸次散失

是可搜采者盡亡三也卽有附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

與載記又多不合如晉書列女傳王廣仕劉聰爲西揚州

刺史而前趙錄等不載有此州桑虞傳石虎青州刺史劉

徵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等又不載有此郡四

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興

之郡名乃肇于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土早歸于後魏豫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五也復有逞其胸臆則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則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夏宋誓書指恒山爲界旣涉張皇慕容郡冊援唐國爲稱亦慙假借六也甚有指南爲北革舊標新赫連也以陝地爲荊州乞伏也以涇川爲益土琅邪之國強號幽燕朔代之區忽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不詳七也又王彌曹疑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爲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慮喧賓而奪主八也又充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旣不隸于諸方又不歸

于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室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爲實
土已無戶口之可稽目以僑邦則又山川之未改此則去
留不可位置尤難九也卽云魏收酈元李吉甫樂史等諸
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立渡各異其方梁馬名臺互
殊其號魏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
襄國而疑誤十也乙巳歲客開封節樓燕居多暇因雜取
諸書輯成之距東晉疆域之成不逾二稔其附書山川宮
閣一如東晉志之例他若田融段龜龍等書之僅存者並
一一錄入之非廣異聞亦所以存故事也時中秋後五日
是爲序

與盧學士文昭論東脩書

前坐次閣下言及吾鄉鄒君釋束脩二字以爲當從束身
修飭解心竊疑之今觀臧君鏞堂輯鄭氏論語注二卷內
間有疏證于自行束脩以上句用後漢書注李賢之說以
破古義愚以爲不然夫一字有本訓有假借有轉訓說文
束縛也从口木凡經傳束脩束脯及束牲束矢等皆須束
縛此本訓也因束縛又通爲檢束之束故史傳亦言束身
束心此通借也說文肉部脩脯也从肉攸聲攸部修飾也
从彡攸聲皆本訓然音雖同而義實迥別公羊莊二十四
年服脩云乎何休注服脩者脯也服脩取其斷斷自修正
古人皆取同聲之字相訓故以斷訓服以修訓脩此轉訓
也然取修正之義以訓脩則可遽改脩脯之字爲修正則

不可何則釋名又云脩縮也乾燥而縮也謂肉乾燥則縮脩縮又音同故取以相訓若脩脯可改爲修正則素縮亦當同胸膂之義乎周禮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禮記夫人之贄脯脩前後司農皆訓脩爲脯正義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散文言之則通以迄張揖廣雅等無不皆同是脩之明訓見于經傳者又如此矣鄭氏論語注謂年十五以上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皇侃疏十五成童之歲識趣堅明鄭氏蓋言始可以執束脩之禮見于先生長者耳李賢不通義訓于延篤傳注云束脩束帶修飾劉般傳注又云束脩謂謹束修潔也今考束脩二字見于經傳最古者儀禮穀梁檀弓儀禮其以

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脩言
執與酒言陳對舉穀梁隱元年傳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
正義束脩之肉者脩脯也謂束脯之肉也檀弓古之大夫
束脩之間不出竟若依李賢之說又當作束帶修飾之肉
與謹束脩潔之間相訓乎且古人一字不虛設況于聖人
若果作束帶修飾則但當云自束脩者行及以上三字皆
爲剩義今有行者明束脩是禮禮須人行故曰行也孔叢
子亦云子思居貧于衛或獻尊酒束脩是又束脩之見于
子者今臧君等據唐人單詞而卽欲破三禮二傳及先後
鄭諸家之詁訓又使聖人之言語字支離可謂銳于立異
矣又後漢書言束脩者亦不一而足伏湛傳曰自行束脩

訖無毀玷延篤傳曰吾自束脩以來劉般傳言束脩至行
爲諸侯師胡廣傳曰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蓋亦如古人
所云束髮立名節及史傳所載吾自束髮受書以來及吾
自委贄以來吾自從師以來義實等耳賢注伏湛傳卽云
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蓋意以若訓脩爲修飾則下毀
玷句爲贅且自行束帶修飾亦不成語故不同于篤等傳
注耳前坐次語未悉故敢復及之并以質之臧君

與章進士學誠書

承示拙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每布政司所轄應改爲總
督巡撫始符體制君詳于史例者也用敢畧陳一二焉按
唐分天下爲十道故賈耽有開元十道述厥後李吉甫因

之所著元和郡縣志亦分爲十道惟移隴右道至第十與
開元志畧有不同而已宋初分天下爲十二道故樂史太
平寰宇志因之後又分天下爲二十三路故王存元豐九
域志因之元分爲十三行省明分爲兩京十三布政使司
本朝增爲十九布政使司雖俗尚沿元行省之舊稱而實
則同明布政司之成例況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志九州
之土則每方各著守上之官以統之足矣督撫自明成化
以後雖已有定貲然其名則欽命也其所握則關防也固
非可名之爲守土之官者也且漢以刺史統郡守而班固
地理志則大書郡名而下注云屬某州不以州名冠郡之
上也唐以節度觀察使轄諸州而開元志元和志新舊唐

書地志皆以十道爲率不以每節度每觀察所轄爲準也
宋亦設節度防禦團練等使以轄諸州而二十三路則專
以轉運使所屬爲定轉運使之職與今布政使司無異也
又

本朝

皇輿表一統志皆各書某布政司而不書督撫是又志府
廳州縣者所當效法耳考之于古則班固賈耽李吉甫王
存樂史如彼證之于今則

皇輿表一統志又如此何必別翻新例以紊舊法乎又今
之制總督或轄兩巡撫或轄三巡撫又有有督而無撫有
撫而無督者如君所言將書總督乎書巡撫乎將一一爲

之分釋乎巡撫又或轄一布政或轄兩布政如君所言將書巡撫復書布政乎抑或止書巡撫乎若一一書之則題篇不勝其繁若或書督或書撫則稱名又嫌不一則何如書各布政司之爲得乎且每府沿革之下必首記總督巡撫及兩司守道駐劄之所是卽班固于每郡下注屬某州之例新唐書地理志于每道下書采訪使治某州之例也又今之應鄉試者皆云應某布政使司鄉試不上及巡撫亦不上及兼轄之總督亦可知一方之官至布政司而無不統矣不待言督撫也亮吉非憚于改正實例當如此耳敢更以質之左右

新修鎮遠府志序

貴州一隅前人視爲荆梁南境外荒裔之地是以志方輿及山水者皆不及焉然郡曰牂柯縣曰且蘭見漢書及桑欽水經許慎字情水曰沅水曰無水見班固志地理及酈元注水經尚非蒙襲諸蠻地所能比也予好爲地理之學今年冬奉

命視學黔中自常德以南卽沿無水行抵鎮遠見其山水回互地形高下以爲當去故且蘭不遠迨檢諸地志悉無與我合者心竊疑之適太守監利蔡君創修鎮遠府志成舉以示余其條分縷析星羅棋布以爲獨爲其難旣又讀其夜郎牂柯且蘭等考辨而嘆蔡君之精于地理實有先獲我心者焉余亦何以序之亦惟舉余之與蔡君合者還

以質之蔡君而已蓋欲知牂柯郡所在必當以故且蘭爲証漢書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牂柯郡皆首列故且蘭司馬彪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前漢雖不言牂柯郡治何所亦當治且蘭可知此一証也欲知故且蘭所在又當以沅水爲証地理志故且蘭下班固原注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三千五百三十里若沿舊志以遵義爲且蘭而以烏江爲牂柯江今考遵義諸水通流他處者凡四湘江洪江仁江則皆注烏江者也烏江則合三江北流入涪水者也與沅水相距甚遠則不得以遵義爲且蘭明矣此二証也漢書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緣江而上也是由江入沅由沅入無

可知後漢書西南夷傳則并云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則語更明顯可証非從涪水矣此三証也水經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潭成縣爲沅水東過無陽縣而酈注則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爲之無水今考沅水出都勻府城東無水出黃平州都凹山當卽故且蘭所在此四証也常璩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牂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牂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夫登岸步戰必水道不能通舟故須牂船于此今無水至鎮遠以上卽劣不容舟川行至此必須登陸此五証也又地理志故且蘭下引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而西南夷傳云中

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
平南夷爲牂柯郡今鎮遠郡實爲入滇要道則且蘭侯故
邑與鎮遠當不遠必不在遵義矣此六証也凡此諸証皆
可以推廣蔡君之說是以畧述焉他若貴州水道之混余
又擬別爲一書以正其譌失俾後之撰方志者有所取裁
當亦蔡君所樂觀其成者歟